



借靴

京 剧

中国京剧院文学组编

北京宝文堂书店

借 靴

★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總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★

統一書号:10070·520 字數12,000 開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張5/8

1960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0,001—5,000册

定价(7)0.11元

前 記

张担将赴筵，因足下无靴，不很体面，去寻友人刘二借用新靴。吝啬成性的刘二，借词推脱，百般刁难，耽擱好久，才把靴子借给张担。

张担急去赴筵，不想早已酒阑人散，懊丧之余，闷睡路边。

刘二牵挂新靴，寝食不安，带领僮儿连夜来寻。发现张担枕靴而眠，不禁大惊失色，唤醒张担，夺回新靴，不想自己的鞋子又被张担抢走，刘二舍不得穿著新靴，只得顶在头上，爬了回去。

这是经过中国京剧院文学组校订的演出本。

剧中人物

张 担 (丑) 刘 二 (丑) 小 僮 (丑)

第一場

〔张担上。①〕

张 担 (念“梨花儿”)

小子生来说谎多，
全凭舌剑口穿梭。
礼义儿待着是俺的哥，
巧牙苏张写②意多，写意多。(念诗)
区区名担本姓张，全凭说谎度日光，
騙得雕魚睁开眼，銅打鉄佛放毫光，

区区张担，今有金仰桥金大老爷，請我赴席，我这头上身上俱已冠冕，只是我这脚下有些个难看囉！聞得刘二新造成一双老靴，不免来借它穿上一穿。行行去去，去去行行。哎，到了。——二哥在家嗎？

① 张担、刘二和小僮的念白近似苏北音。

② “写”念作“伙”音。

刘二哥，开门来呀，刘二哥，开门来哟！

刘 二 （内）嗯哼！（上）静掩柴扉！（唱“普天乐”）
静掩柴扉！

〔狗叫。〕

刘 二 哎呀呀！臭东西，你莫得叫，少刻你二爷屙泡
屎把你来吃哟！（接唱）。

是何人，是何人惊动吾家汪汪犬吠？

张 担 刘二哥，开门来哟！

刘 二 是哪个？

张 担 是我来囉。

刘 二 唔哟，来囉！（接唱）

敢则是为官粮将人拘系，

我只得連忙整衣，

向前去，向前去問个端的。

〔二人見面。〕

张 担
刘 二 （同）哦，哦！（接唱）

原来是月明千里故人稀。

刘 二 哈哈……我道何人，原来是賢弟。

张 担 可不是我来了么！

刘 二 哎呀，少見囉。

张 担 少見囉！

刘 二 来来来，舍下待茶。

张 担 哎呀呀，有僭囉。

〔二人同进。〕

刘 二 (向内) 小伙，你对二奶奶說，不是別人來嘍，
是張三爺來嘍！

張 担 不錯，是我來嘍！

刘 二 (接唱)

快與我殺鷄做飯，打酒烹茶，
請兄弟，請兄弟穩坐在中堂席。

張 担 哎呀，二哥，我與你有甚的好處，二哥為何這
樣的待承哪？

刘 二 哎呀呀，賢弟！(接干板)

我和你如兄如弟，如魚似水，管鮑分金，
雷陳結義，(接唱)

好似那靈山會上舊相知。

請坐。

張 担 有座。

刘 二 哎賢弟，今天光降寒門，昨天就有許多的吉兆
哇。

張 担 哎呀，二哥，但不知有甚么吉兆哇？

刘 二 哎喲！(接唱)

俺只見那門壁上滴溜溜的喜蛛垂，
嘩喇喇的旋風吹，
竈中烟火起柴灰，
燈花報喜，
燕子啣泥，

哎，喳喳的喜雀儿在枝头上戏。

张 担 哈哈……哎呀，二哥，我在家里头是日日的想念二哥呀。

刘 二 哎唷，怎么你是日日的想念于我呀？哎呀，贤弟，你是怎样的想我啊？

张 担 哎呀，二哥！我就说：（念干板）

二哥二哥二哥二哥！

刘 二 哎！（接念）

怪不得我在家里头打喷嚏！

张 担 （接念）

你是怎样的打喷嚏？

刘 二 （接念）

我是啊嚏，啊嚏，啊嚏，啊嚏，（接唱）

一连打了二三十。

请坐。

张 担 有座。

刘 二 哎贤弟，今天是哪一阵风把你吹到我家里来嘍？

张 担 二哥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地。

刘 二 哎呀，贤弟，免去客套哇！

张 担 我前来呀，与二哥借样东西。不知二哥肯是不肯哪？

刘 二 哎呀呀，贤弟你又来啦，我们两个人二十多年的交情，胜似一母同胞，你慢说是要别的——（念）

你就是要脑浆——(接唱)

拿悶棍敲，

你要鮮血，要鮮血，你就，哎，哎，哎，

拿鋼刀刺；

一任你剖腹挖心，万副凌迟。

张担 这么一說，二哥你是答应囉。

刘二 有甚的不答应，要命你都拿了去。

张担 那就好囉，那就好囉。二哥，那我可就要說囉。

刘二 賢弟，不要客气，你說吧！

张担 二哥，你是不晓得呀，今有金仰桥金大老爷請我赴席。

刘二 哦，赴席。

张担 二哥，你看看我的头上，

刘二 方巾。

张担 身上，

刘二 青衣。

张担 俱已冠冕哪。

刘二 冠冕得很哪！

张担 二哥，只是我这个脚下，哎呀，有些个难看！

刘二 难看得很，难看得很。

张担 我聞得二哥新造成一双老靴，不免借把我穿它一穿，不知二哥你肯是不肯哪？

刘二 你說甚哪？

张 担 我前来借靴子。

刘 二 呀——(唱)

哎呀吓，吓得我战战兢兢，战战兢兢，如
呆如痴。

张 担 我来借靴子。

刘 二 哏，哏，哏，(干念)

你把借靴二字休提起，(接唱)

我觑，觑着你这付咀脸好一似那柳盗跖，

我觑，觑着你这个老面皮好一似那大盗
贼，

气得我腾腾恶气，腾腾恶气。

嗯哼哼，不借！

张 担 哈哈，好你个刘二啊，我们两个人二十多年的交
情，这一双老靴借与不借但凭于你。怎么，你骂我
是大盗贼，还骂我是偷鸡贼！好囉，从此绝交。靴
子，我不借囉。我，我走囉！

刘 二 哎贤弟，贤弟，你这一去，显见得愚兄有些个
小气。

张 担 你呀，也见不得大气！

刘 二 贤弟，你不晓得，贤弟我为造这双老靴，请了
南北两京，天下一十三省各工皮匠，把我的心哪，都
费空囉！

张 担 为这双老靴，把心都用空囉？

刘 二 用空囉。

张 担 你莫說鬼話，我不信！

刘 二 怎么，你不信？

张 担 我不信。

刘 二 好，好，好，待我說把你听：（念干板）

山东登州有一个赵皮，

河南郑州有一个錢皮，

山西蒲州有一个孙皮，

北京巴州有一个李皮，

都請来与我造靴子，

我这里天天宰杀一口肥猪，

摆上了各样的筵席，

手捧着銀壶来奉酒，我是連忙来下跪。

（跪。）

张 担 哎起来，起来！

刘 二 呸，誰来跪你啊！我是（接念）

双手捧酒与皮匠吃。

张 担 二哥，你借把我穿穿，我赴席回来，带些个馒头果子与你吃啊。

刘 二 哦，怎么，你赴席回来带些个馒头果子与我吃啊？

张 担 带些个馒头果子与你吃。

刘 二 哦，哈哈……。

刘 二 馒头果子是好吃的。

张 担 借把我穿穿吧，二哥。

刘 二 不成哪，你要穿我名工造的靴子，必需要祭它一祭。

张 担 要是不祭？

刘 二 要是不祭，顶在你的头上……

张 担 哎，穿在脚下嘛。

刘 二 头痛、发热，害伤寒，还要打摆子的啊！

张 担 总要祭它？

刘 二 总要祭它一祭。

张 担 二哥，不知用甚的东西？

刘 二 小意思。

张 担 用甚的？

刘 二 猪一口。

张 担 猪一口。

刘 二 羊一腔。

张 担 羊一腔。

刘 二 鸡一只，鱼一尾，素菜八样，黄酒一大罇，烧酒二十斤。算来么，二十两银子就够了。

张 担 二十两银子，我还买几双穿呢！

刘 二 哎哟，嘿嘿……，你买就买去吧。

张 担 二哥，总要省几个钱才好啊。

刘 二 你是想要省几个钱哪？

张 担 不错，是的，俭省些吧。

刘 二 好好好，省几个钱吧。

张 担 用甚的东西？

刘 二 猪头一个。

张 担 猪头一个。

刘 二 細魚一尾。

张 担 細魚一尾。

刘 二 素菜四样，打它二斤白酒来喝喝。

张 担 哎呀，二哥，俭省得多囉。

刘 二 俭省得多囉。

张 担 俭省得多囉，啊哈哈……。

刘 二 拿来。

张 担 甚的？

刘 二 銀子。

张 担 銀子？我一个銅板沒得啊。

刘 二 沒得銀子怎能穿靴子啊？

张 担 哎二哥，你借把我穿穿，我赴席回来，多拿些个饅头果子与二哥你吃呀。

刘 二 哎呀，哈哈……你多拿饅头果子呀？饅头果子是好吃的呀！

张 担 是的是的。俭省些吧。

刘 二 我来問你，今天是初几？

张 担 今天是初一。

刘 二 好啊，好啊。我那个靴子正是斋祭。

张 担 靴子还有斋祭？

刘 二 它吃素不动葷。

张 担 用甚的东西？

刘 二 清香一炷，淨水一碗，祭一祭就穿靴子。

张 担 祭一祭就穿靴子？

刘 二 祭一祭就穿靴子。

张 担 二哥，我哪里有啊！

刘 二 你处处都要省錢哪？

张 担 二哥，你借把我一份吧。

刘 二 好，好。回来多带些个馒头果子。

张 担 多带些馒头果子。

刘 二 好啦，好啦。——小伙。

小 僮 (內) 哎。

刘 二 你进去对二奶奶說：打开我那描金柜，請出我的老靴，你拿头顶了它出来哟。

小 僮 (內) 哦，来囉。(头顶靴子上，蹣倒，把靴子掉在地上。)

刘 二 哎呀！(急上前，拾起靴子)我叫你輕輕的放下来，你把它摔下来啦？

小 僮 它自个儿下来的。

刘 二 它自个儿下来的！(张担欲上前去拾靴子)哎哟，哎哟！慢着，慢着，我的靴子認生咯！

张 担 你的靴子还認生啊。

〔刘二取靴子放在桌上。〕

刘 二 哎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

张 担 啊，跪下？

刘 二 穿我名工造的靴子，还要叩头哪。

张 担 是。好难穿的靴子。

刘 二 跪下，跪下！

张 担 哎是，跪下。

〔二人同跪。〕

刘 二 (唱祭)祭主虔诚，躬身下拜！——磕头。

张 担 哦，磕头。

刘 二 奉请牛皮大王，马皮将军，羊皮元帅，狗皮先锋，檀头判官，锥子祖宗，猪鬃奶奶，一切过往神灵，普天供仰。——磕头。

张 担 哎，磕头。

刘 二 区区张担，拜感功曹，念担生脚一双，未沾皮靴之恩，思慕诚忱，难尽造靴之德；自借去之后，如若有慢靴子，油污靴底，叫他顷刻呜呼哀哉！伏维尚饗。

张 担 哎，尚饗。(站起，拿过靴子。)

刘 二 磕头。

张 担 哎，磕头。

刘 二 (见张担拿靴欲走，急站起来)哎回来回来，你忙甚么！

张 担 哎，二哥，天不早囉，恐怕席都散囉，客都走囉。

刘 二 不要紧，早的很哪。你多带些个馒头果子。

张 担 多带些个馒头果子。

刘 二 哎，我来问你，你赴席回来，有轿有马送你回

来？

张 担 哪里有轿有馬啊！

刘 二 你是怎样的回来呀？

张 担 我是这样踏踏的跑回来呀。

刘 二 哎哟哎哟，要把我的老靴給跑坏囉！

张 担 怎的回来呀？

刘 二 待我教把你听：（念于板）

假若你騎馬时，靴头上要包着胡棉，

坐轿时，要鋪下席毡；

休得搖頭摆尾顛狂走，

你酒醉酩酊休落后。

张 担 （接唱）

今日借靴，明日送来。（下。）

刘 二 （接唱）

你記取，牢記取，

送来就送来，

若有差迟，若有差迟！

张担哪张担！

我怎肯輕輕就饒过了你！（下，小僮随下。）

第 二 場

〔小僮提灯引张担急上。〕

张 担 哎呀！恐怕席都散啦，客都走囉。（圓場）到了，

——開門來啊。

內 誰啊？

張 担 張三爺赴席來囉。

內 席都散啦，客人都走啦。

張 担 哎，席都散囉，客都走囉。——哎，可有酒啊？

內 酒？酒罈子底都朝了天囉。

張 担 酒罈子底都朝了天囉。哎哟！——可有饅頭果子呀？

內 饅頭果子都喂了狗囉。

張 担 饅頭果子都喂了狗囉。哎呀，混帳東西！不留給你家張三爺啊。我要打你！

內 打，打你個臭張三爺。

張 担 哎哟，哎哟！（圓場，怒沖沖地甩掉靴子）甚的牛皮大王，甚的馬皮將軍！好你個劉二，為你這雙老靴，把我的酒席都就誤囉。（驕倦）哎哟，哎哟呵呵！身子困倦，不免在此打一盹睡。醒來再與劉二算賬。靴子啊，我先枕着歇。哎哟哟呵呵……。〔躺下。〕

〔起更。

劉 二 （內）小伙，帶路！（上）唉！我想借靴子不還！（唱）

是誰非——

咳！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哟！（接唱）

全不想信字豈可以有失！

咳！我好端端坐在家里，被张担这个奴才跑来与我借靴子，我是拿定了主意不借，被他一通好奉承，把我的老靴奉承去了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不见归来。方才与二奶奶吃晚饭，吃着吃着，二奶奶把桌子一拍，說道：刘二啊，你这个混帐东西，自己費了許多的心机，造成一双老靴，自己捨不得穿，借把别人穿，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見送回来。說着說着上头一个咀巴子，底下一脚。哎哟，把个屎馬桶也給踹翻囉。哎呀呀：真个是：閉門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哟！
(小僮醒)——小伙，小伙！

小 僮 (醒) 哎，二爷。

刘 二 你怎么出来就睡觉呀？小伙！

小 僮 二爷。

刘 二 我来問你：方才二奶奶說的話，你都听見啦？

小 僮 我都听見啦。

刘 二 我来問你，难道說你二爷还怕她不成么？

小 僮 二爷不是怕啊，本来二奶奶說得有理呀。

刘 二 对对对，不是二爷怕她，本来她說得有理呀！

哎，哎，小伙！

小 僮 二爷。

刘 二 你拿灯来照一照，我这个脸上怎么紧巴巴的呀？

小 僮 紧巴巴的？

刘 二 快来看看。